



理论(二)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 蒋 风 主 编

● 希 望 出 版 社

冰心题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理论 (二)

DF 52.15



● 蒋风 主编
希望出版社

1181087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二

蒋 风 主 编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375 字数：719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379—0346—8

I·38 定价：15.00元

顾问：

叶圣陶

冰 心

高士其

严文井

陈伯吹

叶君健

金 近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至善

叶永烈

孙敬修

任大霖

任德耀

束沛德

张秋怀

洪汛涛

浦漫汀

梁 骏

蒋 风

樊发稼

编选者：

方卫平

章 轲

DFS3/15

目 录

为孩子们多写好作品·····	韶 文 (3)
“三突出”是儿童文艺创作	
的纹索·····	吴岫原 薛文平 (7)
《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	叶君健 (11)
教育儿童的文学·····	鲁 兵 (19)
漫谈儿童诗·····	柯 岩 (37)
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贺 宜 (51)
北京书简·····	谢 冕 (64)
漫谈美术电影剧本的特点·····	松 林 (72)
略谈西方现代儿童文学·····	王逢振 (79)
从《小兵张嘎》谈起·····	徐光耀 (95)
沁人心脾的三月雪·····	魏同贤 (101)
鸡毛何罪·····	朱 彦 (109)
用无邪的童心歌唱·····	汪习麟 (116)
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	何 紫 (124)
《中国现代寓言集锦》前言·····	金 江 (138)
试论巴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童话·····	张香还 (147)
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	蒋 风 (162)
民间童话之谜·····	刘守华 (181)
导思·染情·益智·添趣·····	刘厚明 (197)

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	樊发稼 (206)
论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钱光培 (213)
谈民间传统儿歌的艺术特色和技巧·····	李岳南 (222)
儿童诗的写作·····	金波 (231)
“童心”浅论·····	黄河涛 (256)
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	
“理论”·····	肖学森 (277)
儿童文学的报春燕·····	周晓 (284)
漫谈儿童散文·····	谢冕 (299)
春颂·····	孙均正 (321)
少年主人公的文学·····	莽永彬 (333)
茅盾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金燕玉 (344)
试谈儿童文学特点的几个问题·····	陈子君 (357)
4 儿童文学的趣味性·····	蒋风 (381)
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的影响·····	王泉根 (394)
从安徒生的性格特点看他的童话创作·····	浦漫汀 (416)
金波的世界·····	柯岩 (422)
让生活扑进童话·····	陈丹燕 (440)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现状和我们	
的紧迫任务·····	陈子君 (456)
走自己的路·····	浦漫汀 (465)
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贺嘉 (478)
列夫·托尔斯泰和儿童文学·····	韦苇 (485)
新鲜·亲切·多样·有趣·····	刘崇善 (495)
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	陈道林 (500)
生活的彩链·····	晓石 (512)
谈儿童小说的乡土味·····	张锦江 (522)

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	周 晓 (531)
儿童文学的民族特点·····	张锦贻 (538)
▲ 儿童小说的典范·····	叶 穗 (546)
略论近年来动物小说创作·····	高洪波 (555)
文学, 在人之初·····	黄云生 (570)
独特的艺术世界·····	汤 锐 (584)
试论寓言人物形象的塑造·····	楼飞甫 (603)
八十年代儿童小说主题走向概观·····	赵伶俐 (613)
历史是一面镜子·····	汤 锐 (619)
幼儿读物侧面谈·····	鲁 兵 (639)
儿童文学——童心驰骋的自由王国·····	杨实诚 (647)
论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	朱自强 (659)
儿童文学的困境·····	赵 强 (678)
一组少年小说引起的思索·····	梅 沙 (686)
谈诗的音乐美·····	圣 野 (694)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	陈 模 (701)
绞架下的世界和秋千上的梦·····	张 擎 (716)
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	方卫平 (733)
中西童话类型的演变·····	周小波 (751)
在运动中产生美·····	孙建江 (765)
▲ 耕耘和收获之间的思索·····	章 轲 (779)
从系统结构看儿童文学的创作思维·····	吴其南 (793)
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	陈福康 (805)
儿童短篇小说艺术走向管窥·····	彭斯远 (819)
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	班 马 (826)
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萧 平 (856)
耐人寻味的“排列组合”·····	王 卉 (864)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	樊发稼 (872)

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	束沛德 (881)
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	曹文轩 (889)
儿童小说实际上是少年小说·····	梅子涵 (897)

1977——1987

为孩子们多写好作品

——揭批“四人帮”摧残、扼杀 儿童文学的罪行

韶 文

党和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毛主席曾对此作过多次重要指示。革命儿童文学担负着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任务。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我们的下一代演变成为他们的复辟工具。多年来，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给儿童文学事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棍棒和帽子，就连小学一、二年级和幼儿园孩子看的、只有二三千字的儿童读物也不放过。

1973年，一位作者应出版社之约，为孩子们写了一本儿童读物《游泳池边》，说的是一个少年游泳运动员克服手小、腿小、身材小的不利因素，在游泳池老工人的教育、鼓励下，勤学苦练，终于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为毛主席争光的故事。作品批判了林彪散布的天才论，形象地说明了实践长才干的道理。但是，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中，这本二二千来字的作品竟被扣上了五顶大帽子，说它宣扬个人奋斗，鼓吹技术至上，散

布锦标主义,贩卖资产阶级幸福观,这本书中的图画则是追求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终于被判处了“死刑”。这些罪名,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写了刻苦锻炼,而且主人公有着明确的为革命锻炼的目的,能够说是个人奋斗吗?难道写了游出好成绩,而且主人公是为毛主席争光努力游出好成绩,能够说是锦标主义吗?难道写了为革命而努力掌握技术,能够说是技术至上吗?难道作品中的老工人回忆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教育小主人公珍惜今天的优越条件,说了一句“你们今天又能读书又能游泳,多幸福啊!”能够说是资产阶级幸福观吗?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所谓追求资产阶级艺术的罪名,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指责作品中画了大腿、超短裙,根据他们的意见是否该穿着长裤去游泳呢?作品中写的、画的是孩子,作品的阅读对象也是孩子,根本不存在什么“大腿”的问题。“四人帮”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生活腐朽糜烂透顶,他们为了扼杀一个作品,故意耸人听闻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倒是活画出他们自己肮脏而卑鄙的灵魂。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对待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我们的文艺批评是要宗派主义的”。“四人帮”使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完全为帮所用,到处挥舞棍子、帽子、造成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局面。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地地道道的扼杀革命文艺的刽子手。

童话、寓言、神话本来是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但是这几年来,它们几乎在儿童文学园地里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写吗?不是。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棍棒政策,使人无所适从,没法写。1972、1973年间,有两位热心的作者根据《伊索寓言》为儿童改写了几个寓言故事,经过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其中的《龟兔赛跑》主题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孩子有

教育意义，便选中了它。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编辑也很担心，因为当时“三突出”被规定为大家都要遵循的创作原则，写动物行吗？如果提出：作品中第一号英雄人物是谁？怎么回答呢？还有好心的同志提出来：这样写乌龟和兔子比赛，恐怕不大符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是不是改为乌龟发现兔子睡觉，把它叫醒，然后共同前进。这样一改，主题含混不清了，作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可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品出来以后，被扣上了比这严重得多的罪名，说它宣扬了“爬行主义”，因为乌龟是爬的，爬的战胜了跑的，这就是宣扬爬行主义。尤其是画面上出现了两个蜗牛，更是罪加一等，因为当时江青制造了一个“蜗牛事件”，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尽管作品创作在前，“四人帮”制造“蜗牛事件”在后，但也因此而被横加挞伐。事情一直闹到曾经指示出版社搞些《伊索寓言》的“四人帮”余党那里。此时，这个家伙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指责说：“今后不要再搞这种东西了！”一句屁话，四十万册《龟兔赛跑》全部报废，国家的数万元、作者和印刷工人的辛勤劳动，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我们知道，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中，曾经多次生动地运用一些寓言、神话的故事，形象地阐述深刻的革命道理。例如，“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愚公移山”，等等。

“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四人帮”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在文艺创作领域里，也竟然不顾一些众所周知的寓言故事中的本来寓意，随心所欲地乱扣帽子。《龟兔赛跑》的遭遇，倒是可以作为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小小的注脚。这些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

“四人帮”除了对革命的儿童文学作品大打棍棒以外，还用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什么“三突出”、反映所谓“同

走资派斗争”等绳索，来摧残、毒害儿童文学的百花园，把儿童文学园地糟踏得不成样子。儿童文学创作如何正确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儿童文学作品中如何正确处理少年儿童与党的领导和革命老一辈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反映教育革命，正确反映反潮流精神等等，在创作思想上都被搞得混乱不堪。对“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流毒和造成的危害，我们决不能低估，清算他们罪行的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今天，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深感党对儿童文学事业无比关怀，儿童文学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儿童文学事业的前途广阔、辉煌。扫除了“四人帮”的妖风毒雾，思想大解放，儿童文学也大解放。儿童文学工作者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要把“四人帮”对儿童文学破坏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春风送暖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让儿童文学为祖国繁花似锦的春天增添光彩。

（选自《解放日报》1977年6月2日）

“三突出”是儿童文艺创作的纹索

吴岫原 薛文平

“三突出”是“四人帮”用来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件凶恶的武器，对于儿童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社会主义的儿童文艺创作，是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的，要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教育，这就要通过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少年儿童的学习、劳动、锻炼等等丰富多彩的生活，反映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老前辈的培养下锻炼成长的生活图画。但是，按照“三突出”的模式，却不能从生活实际出发，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的少年儿童典型形象。因为儿童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一般地是少年儿童，而“三突出”规定：“主要英雄人物”必须在作品中“始终居于主宰地位”，其他“一切人物都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所有人物的安排和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这样，在一些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中，党的领导者，革命老前辈，也都只能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少年儿童形象的“陪衬”，以至被歪曲和贬低。在某些反映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儿童文艺作品中，还有把党的领导人和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前辈革命者写成在紧急情况下束手无策，而一个孩子却能老练沉着、机智勇敢，解决了许多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从而化险为夷。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小英雄”“在矛盾冲突中的主导作用”，把党的领导人和革命老

一辈写成木偶、傀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用种种办法让他们“生病”、“外出”，离开斗争的漩涡，好让“小英雄”一个人独往独来，大显神通。这样的作品，必然把少年儿童写成天生的英雄而不足信，不真实，歪曲了生活本质，贬低了党的领导者和革命老前辈的形象，也就谈不上对少年儿童有什么正确的教育作用，只能为“四人帮”的英雄史观和天才论作广告。

更有甚者，在“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谬论的毒害下，有的刊物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写所谓“进攻型”、“反击型”的“小英雄”的儿童文艺作品。这些“小英雄”不但不需要接受党的领导，不需要革命老前辈的培养，还专门和党的领导人“对着干”，专门向革命老前辈“造反”，要把党的领导人、革命老前辈统统打成“走资派”！这样的作品不仅不能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而且只能把少年儿童引入歧途。这正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中的一种反映！

鲁迅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儿童文艺作品是写给和演给孩子们看的，在内容上也主要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的。因此，它必须把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内容和鲜明的儿童特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通过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的少年儿童的生活、心理、性格、感情来表现主题。即使那些不是直接描写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也要用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描写。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小读者，感染小读者。但是“三突出”却规定，“主要英雄人物”“起点要高”，要塑造得“高大完美”，他“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应是一尊完美的雕像”。而少年儿童的思想、智力、性格等等都是处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正确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就会被扣上“起点低”、“中间人物”等大帽子。于是在一些按“三突出”模式写

出的作品中，不管主人公是几岁的孩子，也不管他是否通过实践锻炼，一出场就要比成年人还老练世故，一张口就是长篇的社论般的语言，不能有半点“孩子气”，不能有一句天真烂漫的话。这样的“少年儿童”简直成了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木偶”，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读到这样的文艺作品只能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看了不理解，听了打瞌睡。正是在“三突出”的这种绞杀下，使得许多儿童文艺作品描写的生活面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脱离儿童生活的实际，概念化的倾向日益泛滥起来，整个儿童文艺创作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

当然，我们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童心论”和“儿童趣味”论的。但同时，我们也反对把儿童文艺作品变成政治概念的图解，抹煞儿童文艺的特点。因为取消了社会主义儿童文艺作品的儿童特点，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儿童文艺创作本身。而“四人帮”鼓吹“三突出”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儿童文艺创作变成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要借作品中所谓“小英雄”之口宣传他们的反革命主张，把儿童文艺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

在我们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文艺作品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儿童文艺作品在形式上、风格上、体裁上也应该是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的。仅以体裁而论，不光要有儿歌、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儿童电影和散文，还要有童话、寓言和科学幻想作品等等。但是，“三突出”这个模式一套下来，许多体裁和形式就被取缔了。如童话和寓言中的许多作品，往往是通过描写人格化的动物角色的故事，使小读者很自然地明白一个社会生活的道理。这种形式是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孩子们所喜爱和易于接受的。但是，如果硬要用“三突出”的套子去套，那末，动物怎么能当“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又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哪种动物当“主要英雄人物”呢？既然此路不